

· 雪朝

· 将来之花园

· 眷顾

· 集外诗与散文诗集

徐玉诺诗文辑存 (上)



秦方奇 编校

河南大学出版社

I216.2/66

:1

2008

徐玉诺诗文辑存

上

雪朝

将来之花园

眷顾

集外诗与散文诗集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163238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玉诺诗文辑存/秦方奇校注.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81091-730-8

I. 徐… II. 秦… III. ①新诗—作品集—中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6266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郭 臻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mm×960 mm 1/16

印 张 45.25

字 数 652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9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中原诗坛开路人

——序《徐玉诺诗文辑存》

刘增杰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写过几段有关徐玉诺的文字。那时候的印象是：在中原，徐玉诺是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位技术还生涩的农民歌者。对前辈的历史敬意多于对其文学成就的认同。近日读了秦方奇先生以数年之力编校而成的《徐玉诺诗文辑存》（以下称《辑存》），才发觉自己当年认识的肤浅。不错，这位文学先行者的创作固然有新文学初创期的某些粗疏，但也自有其意义在。

一

在我看来，作为中原诗坛的开路人，徐玉诺在现代诗歌发展初期的最大贡献，应是他诗作思想的深刻性，以及他的诗在现实主义与现代派诗艺融合上所表现出的先锋姿态。

所谓思想的深刻性，主要指他对特定领域（中原农村）现实生活描绘的特有力度。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期，反映中原地区农村生活的作品极少。1921年1月，徐玉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良心》发表于《晨报副刊》；同年7月30日、8月16日，他的第一首诗《冲动》、第二首诗《生命》，相继发表于《文学旬刊》。《良心》描写一位律师出卖良心后的心理活动，《冲动》是诗人童心的生动映象，《生命》则富有寓意：展示了诗的抒情主人公在恶魔重重包围下保持灵魂平安的渴望。这些作品，虽略嫌直露，但却直面现实，为他以后的作品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基调。徐玉诺的诗艺随着对生活认识的深入而日臻成熟。在诗人笔下，中原

大地，“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 什么也不能看见；/ 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夜声》），“处女们和母亲 / 早已被践踏得像一束乱稻草一般 / 死在火焰中了。/ 只有热血的喷泼，/ 喝血者之狂叫，/ 建筑的毁灭，/ 岩石的崩坏，/ 枪声，马声…… / 轰轰烈烈的杂乱的声音碎裂着”（《火灾》）。目不忍睹的现实甚至使诗人心急如焚，痛不欲生。

徐玉诺诗歌的深刻性在于，诗人并没有止于对现实的揭露与谴责。诗人的思绪虽然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具体的血淋淋景象的困扰，但他总是试图站在人类的视点，向人性的深处开掘。他探询“人类自己的魔鬼”（《记忆》）；他力图唤醒人类，不要做“你们祖先的笼中鸟”（《小诗》），叹息“可怜的脱不出牢笼的人类”（《现实与幻想》）。徐玉诺悲观地诘问：“繁星一般的鬼火，/ 淡绿而且晶莹，/ 悠悠的荡漾在墓的世界；/ 这就是人类最后之光吗？”（《鬼火》六）由于看不到出路，处于深度绝望之中的徐玉诺，在《杂诗二首》中，竟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漆黑一团：“小鼠偷偷的跑上了书案；踏进了墨池，又踏上了稿纸，/ 从此洁白的纸面上布满了不规则的麻米不分的鼠的足的墨迹。/ 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呵！……点点都带些臭气味。”他宣称：“世界上再没有比黑暗更深奥更耐看更全备的处所了”，“罩在人类头上的，将是重重落下的黑暗哟！”（《黑暗》）由对中原现实黑暗的焦虑扩展为对人类生存的怀疑，反映了诗人感觉空间、思考空间的扩充与深化。从积极方面看，这种悲观情怀正是对人类更加准确地认识自己处境的理性呼唤。诗的思想力的深邃在中国初期诗坛除郭沫若、闻一多外并无他人。

徐玉诺的诗歌具有现代派神韵是不难理解的。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高潮的短暂兴奋很快消失。中原大地在徐玉诺眼前出现的，仍然是官匪勾结，杀人如麻，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徐玉诺精神上正在经历着痛苦的熬煎。昔日在开封街头与他共同呼喊“打倒军阀”口号的同伴，有的竟转眼投入军阀的怀抱，和敌人沆瀣一气。陷入前所未有的思想苦闷境地的徐玉诺，甚至想以卧轨自杀来惊醒国人，多亏师友的及时相劝悲剧才得以避免。这位具有烈火般气质的诗人，他悲伤愤怒，失望，以至被逼得发疯，完全绝望（诗中的疯子意象分明有着诗人自身的投

影)。五四前后传入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显然和五四退潮后徐玉诺一类敏感文学青年的感伤、绝望的情怀心心相印。在徐玉诺的诗里,充斥着废园、荒城、荆棘、恶花、牢笼、墓地、尸、毁灭、死神、死亡等意象,弥漫着浓重的感伤气氛。诗人哀叹人生无常,赞誉“棺材就是我的王冠”(《小诗·六》),人类挣不脱的牢笼,“终归苦劳病死在命运之网里”(《小诗》)。《世界》一诗,呈现出的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世界上的国家……/一切主义……/一切事业,行为——但这些记号,未曾印在上边,马上也又不见了。”徐玉诺的诗作,虽不乏清纯、精致的小诗,以及对生活怀有美丽理想的篇什(《将来之花园》),但上述诗作无疑是徐诗的主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绿波社诗人王亚衡在概括徐诗风格时准确地指出:“徐君的诗的作风颇有波特来尔诗的风味,这是无可讳(讳)言的;然而我们决不可说他是颓废派,因为在他的诗中处处给人类一种极深的刺激,使人们好像深夜闻钟声一样的猛醒,而同时又使人感到对于现代污浊世界之愤懑而与之表深刻的同情。”(《读〈将来之花园〉》)。王亚衡所云徐玉诺“诗的作风颇有波特来尔诗的风味”,既指的是徐诗的精神趋向,当然也包括着徐诗的艺术手段。徐玉诺的诗风格沉重凄冷,意象营造新颖、怪异,在孤独、冷漠的外衣下,收藏着诗人热情洋溢的生命信息。他的诗是破坏性的创造,是对现实发出的批判性质疑。王亚衡可谓对徐诗的精髓知之极深。沿着这一思路,人们进一步可以发问: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却有着现代派的“风味”。这一五四诗学现象意味深长,它是否也映射出了五四时期文学流派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开放景象?

二

作为现代中原诗歌谱系第一人(对于徐玉诺来说,于赓虞、苏金伞显然都是后来者),徐玉诺的确被中原人遗忘得太久了。然而,当时的中国诗坛并没有忘记他。五四以后,许多著名作家对徐玉诺都赞许有加。这一批评现象同样值得人们深思:郑振铎说,“徐玉诺的诗,才是真的能感人的诗!才真是赤裸裸的由真实的感情中流出来的声音,我们一班朋友常说的现在的诗人,只有玉诺是现代的有真性情的诗人”。

王任叔在题为《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的文章中说,“我所钦佩的散文诗作者”“是徐玉诺先生”,“这位徐先生真是有绝大的天才,无论他作的小说《一个不重要的伴侣》——和《遗民》——和诗,都能给人家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永远在脑中荡漾而不致磨灭的印象……他许多小说,多有诗的结构,简练而雄浑,有山谷般奇伟的美”,“因为《是谁做的事情》一诗上使我下了泪,我便开始注意这位大诗人了”。

和徐玉诺有过多次会面的叶圣陶,以《玉诺的诗》长文,对玉诺的诗作了具体的评价。叶圣陶说:“他的描写景物的诗——与其说是描写,还不如说他自己与自然融化的诗,这一类诗他非常丰富,都有奇妙的表现力,唯美的思想,绘画一般的技术和吸引人心的句调。若说其他的诗是壮美的,则这一类诗是优美的。”

周作人的散文《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惦念“于悲哀深有阅历的”玉诺,在“村寨被土匪攻破”后的景况,期望徐玉诺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新路。

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认为,“《未来的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与《繁星》并肩”。他称赞《记忆》等诗是“上等的作品”,《夜声》等诗是“超上等的作品”,徐玉诺笔下的声响是“声响的绝唱”。闻一多以宽阔的胸襟强调:“实秋,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可,以情感为骨髓也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也可,以浓丽为风格也无不可。徐玉诺是个诗人。”

和徐玉诺同在河南第一师范读书的诗人于赓虞,对徐玉诺了解至深。他认为:“徐玉诺《甜蜜的睡》《爱的表象》……不失为很好的抒情诗。……玉诺的文学天才先不讲,就其生活之充实,情感之热烈刚毅,和与外界关系之密切,已竟令我们诧异了。”

鲁迅、茅盾对徐玉诺的创作也相当关心。鲁迅主动要为徐玉诺的小说集写序传为美谈。茅盾则认为,徐玉诺的创作虽然“只是刚刚在开步”,“然而从这少数的篇幅中我们看见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美质”。

我不厌其烦地抄录秦方奇编校的《辑存》中的这些评语,除为了充分展示书稿的文献价值外,还想指出:在短时间内,这么多作家对一位

青年作家的集中关注,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颇为值得重视的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还是应该从徐玉诺创作本身去寻找答案。徐玉诺出生于战乱不断、贫穷的中原农村,受到五四新文化滋养后,他又长期和农村保持着感情上的密切联系。五四时期许多出身农村的作家,经历了新文化的哺育之后,往往离开农村走进城市后和农村的联系开始淡薄。他们以知识者的立场,用俯视的眼光关注农村,看待农民,对农民的不幸遭遇止于同情和哀伤。徐玉诺则较好地做到了知识者立场和农民立场合二为一。徐玉诺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生命感受,使他在思想感情上更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启蒙的纲领是唤醒世界。徐玉诺的作品以极端的方式发出了苦难中原大地真实的声音。这是长期沉默无语人群生命深处爆发出的石破惊天的呼喊。这位从贫瘠而又刚强的黄土地里冒出来的诗人,即使有些诗句还阻滞不畅,但却具有幼稚的庄重,使人耳目一新,让评论家如临其境一般感受到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的血和泪。

更为重要的是,个性是艺术家的灵魂,一些作家对徐玉诺的精神特征饶有兴味。郭绍虞看了徐玉诺的照片,“说他是个神秘家”;叶圣陶见到徐玉诺时的第一印象是,“他是苍黄的面孔,眼睛放射着神秘的光”;他的好朋友,河南诗人栾星也说,“玉诺是有名的‘怪诗人’”(《鲁迅与徐玉诺》)。“神秘家”、“怪诗人”,仔细辨析,指的是应是徐玉诺创作题材的与众不同,艺术个性的独特怪异。如栾星所说,“人谑其‘怪’,我爱其‘真’”。始终保持自己艺术个性之真,也许是五四一代作家厚爱徐玉诺的另一个原因。上述所引文字,固然有着前辈作家对后来者的扶持与鼓励,但从根本上说,却都是理性的诗美评价,并不含有对徐玉诺廉价的夸饰。

徐玉诺诗的生命急促而短暂。严格地说,这生命只有1921年下半年至1924年上半年三年左右的时间。徐玉诺的诗连同他坎坷的一生,能够形成许多有意味的学术话语。不重视文献,不阅读原生态的文学存在就容易做错事。对于徐玉诺,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长期怠慢了他。好在有了这部搜罗宏富的《徐玉诺诗文辑存》的出版,人们做错的事才终有匡正和补救的机会。这部《辑存》的学术价值当然是多方面

的。比如,秦方奇从自己的编校实践出发所总结出来的独特经验和个性化的感受,对于从事作家文集编校的后来者,就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他从事编校工作的耐心、细心,一丝不苟,更让我们感动。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指出,《辑存》事实上给徐玉诺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它的出版无疑会对这项研究带来新的推动力。

借此机会,我还想表达久已想说出的对出版社的敬意。多年来,河南大学出版社立足本地,放眼全国的学术眼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以中原文化建设而论,他们就先后推出了《河南新文学大系》、《精神中原——20 世纪河南文学》、《世纪哲人冯友兰》、《师陀全集》、《于赓虞诗文辑存》等数十种研究著作。现在,又有了这部《徐玉诺诗文辑存》的出版。表面上看,出版的这些著作似乎只是地方文献的整理;实际上,它背后所隐藏的,却是出版家的大视野、大眼光、大魄力。循此而进,如果又有诸如《苏金伞文集》、《王实味诗文辑存》等的陆续出版,积少成多,自成体系,必将蔚为壮观,泽及后代,完成古老中原文明的现代延续,其影响当不会仅限于一时一地,这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

2007 年 8 月 31 日

寂寞悲哀中的寻路者

——徐玉诺及其文学世界(代前言)

秦方奇

每在沉默而且黑暗的夜间，
一切东西都藏在黑影里，
一点声响也没有，
我一个立在海岸上，
前边是无边无尽的黑暗，
我就得到莫名其妙的平安了。

——徐玉诺《我的世界》

1922年的一天，在孤寂黑暗的夜间，诗人逃离尘世的喧嚣，独自一人面向大海，理一理思绪，享受着探索者的快乐。

1923年7月，周作人在题赠徐玉诺的文章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玉诺是于悲哀深有阅历的，……他的似乎微笑的脸，最令我记忆，这真是永远的旅人的颜色。”^①

这种自我的兴味，朋友的印象，宿命般预示着徐玉诺的命运。

^① 周作人《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3年8月1日。

一 颠沛流离生前事 孤苦寂寞身后名

“轮着指头一个一个数‘五四’以来的诗歌制作者，我们每每容易忘掉一些人。”^①程千帆先生七十年前针对河南诗人于赓虞被人遗忘所发的感慨，套用到徐玉诺身上也很合适。

这位素行古怪，但“就创作实绩而论，堪称五四时期河南创作第一人”^②的“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1920年底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良心》在北京《晨报副刊》刊出后，迅速走向全国，在春潮激荡的新文学文坛上，首先发出了中原人的声音。紧接着，他的小说、诗歌、散文、短剧，陆续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文学旬刊》、《诗》月刊上发表。1922年6月与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等文学研究会同人一起出版诗集《雪朝》，稍后他又单独出版了个人诗集《将来之花园》，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新文学界的广泛重视。叶圣陶写出万言评论《玉诺的诗》一文，对他的诗歌给予了充分肯定，郑振铎、周作人、闻一多等人也对他称赞有加，王任叔（巴人）则不无夸张地称之为“天才诗人”^③，甚至连鲁迅先生也“三番五次嘱咐孙伏园”给徐玉诺写信，让他“把发表在《晨报副刊》等的二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并“自愿作序”^④。不唯如此，徐玉诺诗文创作中浓郁的河南泥土气息及真实、自然，没有“雕斫的痕迹”，“没有些强作的呻吟”^⑤的艺术特色，为他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争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1935年赵家璧、茅盾、朱自清等人遴选新文学作品，筹划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尽管徐玉诺

① 程千帆：《评〈世纪的脸〉》，载《青年届》第7卷第2期1935年2月。

② 刘增杰：《风雨五十年——20世纪上半叶的河南文学》，《精神中原》第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王任叔：《对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④ 徐玉诺：《怎样学习鲁迅先生》，《河南日报》1950年10月19日。

⑤ 叶圣陶：《玉诺的诗》，《文学旬刊》第39期，1922年6月1日。

已经很长时间在文坛销声匿迹,鲁迅和茅盾先后发出“不知他哪里去了”^①“是否尚在人间”^②的疑问的情况下,徐玉诺仍然有十首诗歌、两篇小说分别入选《诗集》和《小说一集》;茅盾在《导言》中把他定位为描写农村生活的代表作家,并用“一方面是热情的,带点原始性的粗犷的,另一方面却是个 Diana(月亮女神,引者注)型的梦想者”^③来概括他的小说和诗歌创作特色。到全国解放之初,王瑶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中也对徐玉诺的诗文作了简要地介绍。但自 50 年代中期以后,徐玉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先是臧克家在《中国新诗选——1919~1949》把徐玉诺从新文学诗人队伍中淘汰出去,接着刘绶松编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对徐玉诺也不置一词,六七十年代唐弢、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也未对徐玉诺进行介绍。近三十年来,现代文学几乎被研究者们翻了个遍,一些长期默默无闻的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被一个个挖掘出来,并获得了进入文学史的资格,但论及徐玉诺的文字可谓少之又少;^④收录新诗最多、影响较大的《新诗选》(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仅收徐诗六首,收有 249 位现代作家小传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上面没有徐玉诺的任何信息。更遗憾的是影响面颇大、新近又出了增订版的《民国人物大词典》(徐友春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2 月版)在徐玉诺条目下,可能是依据徐玉诺 1928 年至 1929 年在河南信阳女师任教时使

① 鲁迅:《致萧军》,《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53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③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第 26 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

④ 按:新时期以来,除去省、市、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不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里面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回忆徐玉诺不同时期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外,涉及徐玉诺生平史料及创作的著作有二:一是一般读者无力购买的《河南新文学大系》(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另一为刘增杰、王文金主编的《精神中原》一书。全国最权威的现代文学研究刊物《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几十年来没有刊登一篇研究徐玉诺的文章,其他学术期刊也少有专门研究徐玉诺的文章,并且了无反应。

用的一个笔名“红螭女士”，就想当然的把徐玉诺性别认定为“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一如既往地以吝啬的态度对徐玉诺保持着沉默。尽管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20万字的《徐玉诺诗文选》，但在众多现代作家动辄十几、几十册的文集、全集及各种自传、评传挤满的书架上，他显得实在太寒酸、太微不足道了。徐玉诺的被边缘化，特别是在文学史教材中的缺位，导致了几代学子文学常识的知识黑洞，甚至连我这个河南土生土长又在徐玉诺家乡从事教学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从业”者，对这位文学前辈也只是久闻其名，难见其书。想要搜寻与其有关的文字，更是难乎其难。再加上徐玉诺一生颠沛流离且行为古怪，不善整理收藏自己的手稿及作品，其后人保存的少部分图文资料也大部毁于“文革”。因此，今天我们也只能根据徐玉诺女儿、孙子及其他亲友的叙述回忆和尚能见到的有限的文字资料来大致勾勒出他一生的生平事迹。

1894年11月5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八日)^①，徐玉诺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辛集乡徐营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徐营村地处荒丘野岭连绵、土地贫瘠的叶(叶县)、鲁(鲁山)、宝(宝丰)、郑(郑县)四县的交汇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地主豪强为虐、土匪横行称霸的三不管地方。玉诺的祖父徐名成、父亲徐教芳都是精明能干的庄稼汉，在玉诺出生时，除了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荒地外，又租种了邻村张姓人家的十几亩地，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艰难生计。玉诺的父亲农闲时常在本村同姓秀才徐名贤开的油坊打工挣钱，补贴家用。玉诺十一岁时，徐名贤开塾授课，徐教芳恳请东家少算工钱，只求小儿入塾读书识字，至此，徐玉诺才得以走上读书求学之路。1912年秋，17岁的徐玉诺在本家远房叔叔徐兴斋(同盟会会员)的支持下，考取鲁山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和新的思想。他求学的各项费用，全靠母亲和

^① 关于徐玉诺的生日，过去还有一种说法：是11月10日(刘济献《徐玉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但这种说法与徐玉诺女儿徐西兰的说法不符。我访问徐女士时，她说“父亲是属马的，农历十月初八生日”。查《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夏历甲午年十月八日，即公历1894年11月5日。

业已娶过门的妻子张氏纺棉花织布换钱供给。因为家里太穷,玉诺在县城读书包不起伙食,常需家人送来米面,课余自己做饭。他的叔叔徐海,一次送面出城返家时,恰遇土匪攻城,叔父不幸中弹而死,尸体又被野狗撕吃,玉诺和父亲只找到了他的一只破旧鞋子。玉诺的小说《一只破鞋》即以此事为背景。

1916年,徐玉诺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公费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省会开封,徐玉诺不但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学、西学知识,更直接地受到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洗礼和熏陶,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新派教员嵇文甫等老师的教诲、鼓励下,徐玉诺开始练习写作新诗,初步显露了文学才华。1919年5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徐玉诺与曹靖华、屠亚超、李仁荣、李九朝等人被学生代表推举为学联理事,共同领导了河南的学生运动。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封的学生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春。后来省政府当局靠收买学联中的不坚定分子,另立“同志会”致使学联分化,徐玉诺见此情景,异常愤慨,意欲卧轨自杀,来惊醒同胞。幸得同学及时发现、嵇文甫先生悉心劝导,才打消轻生念头,并将心中的激愤写成短篇小说《良心》和新诗《夜》。年底,他将《良心》寄给了时任《晨报副刊》特约撰稿人的郭绍虞先生,经绍虞先生推荐,《晨报副刊》于1921年1月7日发表了《良心》,这是他迈上文学道路的起点。

此后,他又接连发表《一个可怕的梦》《小土车》等小说,引起文坛注意,于1921年春夏之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入会号56),并到苏州访晤叶圣陶。1921年7月30日诗歌《冲动》发表于《文学旬刊》第9期后,遂进入文学创作的爆发期,诗歌、小说、短剧等频繁见诸报刊。1922年,他与文学研究会同人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合出诗集《雪朝》(收玉诺诗18题48首),不久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他自己的诗集《将来之花园》(收诗90题116首),1925年他又和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同人合作出版了诗集《眷顾》(共收录30位新诗人的60首诗作,收玉诺诗9题11首)。尽管茅盾先生预测徐玉诺“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美质”,闻一多也说“《将来的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他或可与《繁星》并肩。我并不看轻它”,

甚至称玉诺的《记忆》《海鸥》《杂诗》《故乡》等诗,为“上等作品”,《夜声》《踏梦》等诗是“超等作品”“绝唱”等等。^①但是动乱年代文人谋生实在不易,纵使玉诺如何勤奋笔耕不辍,可以一日数章,十几天一本诗集,仍不足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所以,自1921年暑期徐玉诺从一师毕业起,他便开始了近三十年的教书生涯。尤其在2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子女的日渐成长,父母的相继亡故,家庭生活的重压,迫使他为谋生路,四处奔波。再加上他自己连生几场大病,渐渐的心灰意冷,失去了创作的热情,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鲜有作品问世,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教书先生。据学生回忆,徐玉诺讲课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又幽默风趣妙语连珠,深受学生喜爱,但怎奈长时间养成的自由散漫性格使他时时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往往被人称为“怪物”。这就更容易开罪学校当局,而他自己又禀性难移,做事喜欢率性而为,所以他任教的地方时常变换。到一个学校工作多则一年,少则几月,二十年间先后辗转奔波于河南的鲁山、临颍、开封、淮阳、洛阳、信阳、南阳、镇平、邓县等县市和吉林、山东、福建等省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到大学等多种层次的二十多所学校,饱受颠沛之苦。抗战结束后,徐玉诺索性回家乡徐营办起了私塾,直至1947年秋鲁山解放,人民政府爱惜人才,并确定由他主持筹办第一所县立中学,经过紧张筹备,鲁山县中学于1949年春顺利开学。不久,全国解放,省里即安排他参加文联的筹备工作。新中国的诞生激起了他多年未有的创作热情,连续写出了《朱家坟》《李翠的故事》《朱家坟夜话》等小说和一些诗歌。此外他还致力于戏剧创作和旧剧的改编工作,热心扶持河南地方戏曲(如越调),但正当他准备在新时代大显身手的时候,孰料竟患上食道癌症,于1958年4月9日在开封逝世。^②

综观徐玉诺一生,1920年代(特别是1921年至1925年)是他文学

① 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书信》第12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按:以上徐玉诺生平史料,除来自徐玉诺女儿徐西兰、孙子徐欣的口述之外,还参考了刘济献编的《徐玉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谢照明、潘民中的《诗人徐玉诺的一生》(载《平顶山文史资料》第九辑),在此特致谢意。

创作的高峰期,短短几年时间,陆续在全国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百多篇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新诗,约三百四十余首;小说次之,近三十篇;杂感随笔和学术文章等三十五篇;另有短剧剧本三篇。

徐玉诺由写小说走向文坛,以诗歌赢得声誉,所以,我们的讨论便集中在诗歌和小说上。

二 诗中有真意 得“意”不忘“言”

如前所述,徐玉诺的诗歌创作高峰期是在 1921 年至 1925 年这几年,我们的讨论自然就集中他这几年的诗作上。

纵观徐玉诺这几年的诗歌创作,我们首先会发现新诗初创期的时代印痕。在中国新诗的初创期,无论现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诗学,都很看重诗的真情实感,胡适在《谈新诗》中多次提倡“写实的描写”,肯定“完全写实的”诗歌。俞平伯也说文学家的唯一天职是“老老实实表现人生”,“新诗的大革命,就在含有浓厚的人生的色彩上面”^①。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更明确提出了“为人生”的诗歌价值观。创造社的郁达夫在《诗论》中给诗歌下的定义是:“诗是有感于中而发于外的,所以无论如何,总离不了人的情感的脉动,所以诗的旋律韵调并不是从外面发生的机械的规则,而是内部的真情直接的流露。”^②郭沫若也提出:“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③两位创造社的元老,也都把真情实感为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徐玉诺是伴着“五四”的余波走向新诗坛的,

① 俞平伯:《社会上对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第 2 卷第 1 号 1919 年 10 月。

② 郁达夫:《诗论》,《郁达夫文集·文论》(第 5 卷)第 203 页,花城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郭沫若:《论诗通信》,《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 347 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年版。

自然也把对人间真情的追求作为自己的最高诗学标准，他曾说：“要知道所谓丰富不在有典故而在真：真了没有不丰富的。每一缕情绪的起来，必有它所以激起的环境；那环境就表现这情绪；使这情绪再现于他人永存于世界的唯一资料。有能看见这环境剪裁这环境编织这环境，使这环境的特性的具体而微影像入纸，恰当灵活的把那一缕情绪表现出来；这就是真，这却没有不丰富的。”^①在这样的诗学理论指导下，他的创作大多取自他个人的亲历见闻，并有感而发。作为河南学潮的领袖之一，在目睹了学潮的孕育、高潮后，随着学联的分化，眼看着过去的“同志”，一个个倒向政府当局，徐玉诺感到了无比的痛苦和寂寞——

我何恨与秋风呢？
年年都是这样，
他是自然之气；
可怜我落伍的小鸟，
零丁，
寂寞。

——《秋晚》

当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诗人，作为中原地区各种兵灾匪祸的受难者、见证人，徐玉诺诗歌的真情实意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河南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的真切关注上，他自觉响应文学研究会领导人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的倡导^②，高唱“他自己的挽歌”^③，无情揭露了兵、匪、地主残害盘剥下中原人民的苦难生活。他笔下兵匪横行的故乡——

没有恐怖——没有哭声——

① 徐玉诺：《〈霓裳续谱〉一阕》，《明天》第二卷第一期 1929 年 4 月 16 日。

② 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时事新报》1921 年 6 月 30 日。

③ 郑振铎：《将来之花园·卷首语》，《将来之花园》，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8 月版，另见本书上卷第 55 页。